

读书笔记

由“通灵”之说读文化

这文化的要旨在修身弘道,以一定的精神对人的性情进行逐步的、渐进的、由浅入深的塑造、改造。这是一种独特的心灵对话和思想交流,不仅可以满足学者独抒性灵或世俗庸常里的我思我感,更能引导人们进入更加开阔的审美境界,完成个人性灵的美化。

□于永军



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讲解《红楼梦》,有个重要提示:这部书并不是讲什么哥哥、妹妹、爱情、婚姻不自由的悲剧,而旨在以文“化”人,引导人们领悟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。而“通灵宝玉”的“通灵”,就是文化的切入点。

“通灵”一说,比曹雪芹更早用于文学的是晋代文学家顾恺之,他在为嵇康作传中写道:嵇康通灵士也。“士”即知识分子、读书人、文化人。而“通灵”二字,则不仅是说嵇康“龙章凤姿,天质自然”的气质风度,也不仅是说他多才多艺、一曲《广陵散》因他去而绝后,更在于其“志趣非常”的雅好和“不以天下私亲,宁济四海蒸民”的思想,超凡脱俗,与一般的、有知识的、读过一些书的人不同,其天分、性情、禀赋之高雅,既得天地之造化,更兼人文之美化。曹雪芹写石头记借“通灵”之说,思考宇宙、天地、人、时间、空间、历史,人的来源、人和物的关

系、人和己的关系,这恰是伟大中华文化的真正内容。从这个意义上思考,文化的滋养、营造、升华,乃是“通灵”得以开发并最终铸就的关键。

用文字训诂学解析,“化”与“生”同义,“化生万物”,“化”也包括了“生”。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都是变化、进化的结果。指向于人类,倘若把婴儿呱呱坠地这一自然过程,看作是人的第一次造化,文“化”则是人的第二次造化。这个“化”,是教化、感化、潜移默化,是人由自然人向自由人、由愚昧人向智慧人的变化。一个“化”字,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文化的本质和“化”人的真谛。斑斓多彩的中华文化园地,大道名儒,各树一帜;诗词曲调,连峰叠起;每一位哲人的每一本宏著,都构成了古老文化的精神实体,并垒起厚重国体的思想基础,塑造着民族的灵魂与性格。

“化”从造中来。人猿揖别,遗

传基因中原本兽的成分,是伴随着文明的步履逐步摒弃和去除的,其中文“化”起了关键作用。“不学者虽存,谓之行尸走肉耳。”“人而不学,虽无忧,如禽何!”倘若说古人这等比喻有些刺耳和偏激的话,那么当代伟人邓小平对“不注意学习,忙于事务,思想就容易庸俗化。如果说要变质,那么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”的警告,却是足以振聋发聩的。文化的要旨在修身弘道,以一定的精神对人的性情进行逐步的、渐进的、由浅入深的塑造、改造。这是一种独特的心灵对话和思想交流,不仅可以满足学者独抒性灵或世俗庸常里的我思我感,更能引导人们进入更加开阔的审美境界,完成个人性灵的美化。古人把读书视为“可以医愚”的良药,说成“饥读之以当肉,寒读之以当裘”,说明了同一个道理:读书如同与先贤对话,心汁的滋养,情感的浇灌,皆可从中实现;而本性

作用下的“各种蠢事,在每天阅读好书的影响下,仿佛烤在火上一样的,渐渐融化”(雨果)。进而实现灵魂的重铸、情趣的再造,获得唯有文化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、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。

“化”从养中来。无论一个人还是一种景观,内在美都离不开文化的营养。徜徉于西子湖畔,人们赞叹其魅力,不仅仅是因为其妩媚的容颜、婀娜的身姿,更因为有白居易、苏东坡等历代文人骚客的诗句、神话、传说的丰美库藏,赋予了其灵性和神韵,给人以凄迷、惆怅、委婉、柔软的诗意和心情,往往激起情感的共鸣和审美。这种“诗意栖居之地”的享受,就是文化滋养出的一种景观的“通灵”。人其实也是这样,“胸中书传有余香”,外在美是浅表的,暂时的,心灵气质美是深沉的,弥久的。内在美可以填补外表的缺憾,而外表美永远弥补不了精神家园的丑陋。读书学习对

于人的滋养,直接指向的就是心灵的内在美化、性情气质的优雅。正是基于这个意义,西方学者西塞罗比喻:“没有书籍的屋子,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。”我国当代学者朱永新断言:“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然是美丽的城市。”

“化”说到底是一种自我升华。“腹有万卷气自华”。读书学习不单单是工作所需,还应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。正如古人所言,“但假深根常得地,何忧直干不扶天”!这种“常得地”的通灵,这种“直插云天”的壮美,一方面需要通过读书植根于知识沃土,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实践将个人行动建立在与时代性、历史性相统一的维度上。这样就能在历史前行的波澜壮阔和跌宕多姿中,不断走向文“化”的新境界。“赋到沧桑句便工”。真正意义上的“通灵”,无疑应是“化”的唯美,双重造化的和谐与统一。

风过留痕

最给力的慈善

□杨福成

我朋友郭继磊是一家高校的膳食主管,他随和可亲,对员工体贴入微。

去年,一位漂亮的小姑娘到他单位打工,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,郭继磊发现这个小姑娘干活干净利落,并且勤奋好学,他就把她叫到了办公室,问她这么年轻,为什么没有上学。

这位小姑娘说:“上学了,刚刚高中毕业,因为考得不好,就出来打工了。”

郭继磊问她:“考了多少分?”她说:“335分。”

“335分可以上专科啊,你为什么不上呢?”郭继磊问她。

她说:“不会吧?现在早已经录

取完了。”

郭继磊告诉她:“今天报纸上刚刚登出补录的消息,从210分起就可以报名,你马上走,赶快回学校去报名。”

小姑娘听说还有上学的希望,赶紧收拾了衣被,回学校去报名了。

年前,郭继磊收到了一条短信:郭叔叔,谢谢您!是您改变了我的命运……

谁发的?不认识这人啊。后来,郭继磊才忽然想起是到他这儿打工的那个小姑娘。现在,她已经是大学生了。

今年春节后,在餐厅服务的一个小姑娘引起了郭继磊的注意,因为她的年龄,明显要比别的服务员

小得多。

“你应当是高中都没有毕业吧?”郭继磊问她。

小姑娘说:“是,正上高三。”

“正上高三你怎么跑这儿来打工了,难道不准备参加高考了吗?”郭继磊责备她。

“我爸爸妈妈说小姑娘家上大学没用,不让我参加高考了。我的学习成绩也不好,所以就来打工了。”小姑娘说。

“不行,马上让你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一趟,我劝他们,你必须马上回去上学。”郭继磊说。

到了下午,小姑娘把她的爸爸妈妈都叫来了。

小姑娘的爸爸妈妈是做水果生

意的,都穿得破破烂烂,她爸爸脏兮兮的棉裤腿上还撕开了一个长口子,露着棉花。

经过郭继磊的一番劝说,小姑娘的爸爸妈妈终于同意让她回校学习。

可是,因为小姑娘早在年前就退学了,学校已经销掉了她的档案,她回不去了。郭继磊又赶快托人找关系,做通了学校的工作,让小姑娘重新坐到了教室里。

因为这个机会来之不易,小姑娘倍加珍惜,学习十分刻苦,成绩大有进步。今年6月份,小姑娘就要参加高考了,她说她会争取考个好成绩,绝不辜负郭叔叔对她的期望。

两个女孩的命运,因他而改变。

人生边上

花之殇

□轻舞



母亲八十大寿的时候,亲友们送来的鲜花簇拥着她,一派喜庆热闹。小儿选了最喜欢的一束兴冲冲抱回家来插进一个花瓶,霎时间家中如同着了仙气一般充满了盎然生机和灵动之气。孩子高兴地跑来跑去,时不时地凑上去闻闻看看,很欣喜的样子。两天过去了,儿子的小脸儿便现出忧色,问每天都为鲜花喷水,为什么它们还会老呢?童真的心灵尚不知“凋零”、“凋谢”、“枯萎”之类的文学词藻,却单单用了一个“老”字,我心中

不由得战栗了一下。怎么回答呢?只能解释是自然规律。

如同花儿注定要败一样,人也必将会老,纵使美人亦终有迟暮的那一天。当花儿娇艳欲滴,大放异彩的时候,人们把它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,把它们献给自己最心爱、最崇敬的人,一旦行将枯萎,便垃圾般地被无情丢弃,一如人间的盈虚倚伏,无法抗拒。晏殊词曰: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虽然对落花表达了痛惜,但总感觉多少有点“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”之意味。

笔者从来不忍将美人比作鲜花,不是因为比喻得不贴切,而是太贴切,故而无法承受那分随之而来的心痛。

在花落人老这场看似天经地义的悲剧中,也不乏聪明角色,能把人生的一段段辉煌演绎得恰到好处,经久不衰。汪曾祺先生曾经把绽放的昙花比作睡醒的美人在舒展肢体,极具性感。我小时候曾

和大人一起熬夜,等待昙花那珍贵的“一现”瞬间,也许是年龄的关系,似乎没大体会到汪先生所描写的那种妙不可言。阅世以来,倒是昙花的良苦用心更令人殊堪玩味:它总是选在半夜开放,而且绽放的时间极为短暂,当人们还没来得及大呼过瘾的时候,它已经迅速闭合了。让你惊艳一刻,却回味一生,何其智慧,又何其无奈。

历史上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,在不幸患上不治之症后,竟令人费解地拒绝武帝的探视,即便武帝已经来到病榻前,李夫人也用被子蒙头,坚决不露面容。她是要把自己最美好的印象牢牢地留在皇帝心里,让皇帝怀念她到永远,以便恩及子女、亲人。作为女人,她深谙“以色事人,色衰爱弛”的真谛,比现如今那群脸上刮了腻子装嫩的台霸们,真不知聪明了多少倍。上世纪80年代,有位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日本影星山口百惠,在其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,突然宣布结婚息影,从此再不露面,从纯艺术的角度来说,

实在令人惋惜。但一个清纯、善良、聪明的日本少女形象从此完美无憾地留在了中日亿万观众的心中,至今为人称道。

曾经的少年,谁的心目中没有自己的“美人”?其实大抵为“同桌的你”、“小芳”一类,不一定真的多么美,但的确确实是曾拨动你心弦的人,让你自此平添了一分异性情怀与牵挂。兔年春节,参加了一场三十年后的小学聚会,结果,心灵又一次遭到重创。在其乐融融的人群中,我最关心的只有一个。没有必要详细描述这位老同学当年的风采——她曾经是校篮球队的中锋,110米栏的冠军。如今婚姻的不幸和岁月的磨砺,已难寻她昔日的风采。我默默地坐在一个远离热闹中心的角落里,回忆着当年那双摄人心魄的眼睛和挺拔矫健的身姿,不禁悲从中来,借故跑进洗手间,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。

由此想,这样的人,只能留在心灵深处的净土中,让记忆定格在鲜花怒放的一瞬间,别再去管以后怎样。